

▶ 随想录

被记忆加持的咖喱角

龚静

现在还能回忆起那只咖喱角的滋味,酥皮软却不塌,咖喱里裹着牛肉末,江南人熟悉的咸鲜里混合着咖喱味,说它是点心,似乎可以做餐食;说它是西点,口味并不甜腻奶油,比中式点心多了点西式感,又较西点多了层中式口味。

这是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咖喱角。

那几年,在复旦读书,倘若周末不去夜自修,就会去五角场散步,是与自己最喜欢的相处。那时的五角场,夜晚是安静的,路边没有那么多商铺,即便有,粮油店米店是早就排上门板的(和西大街仿佛的铺子,朱红色的木门油漆掉得七零八落的),从邯郸路国道沿着人行道走,大多是黑黢黢的,路边的轻工业技术学校洒出来一些光线,前面的居民区门口一盏不那么亮堂的路灯,若是靠右走,一长段的水泥围墙,直到前面9路终点站,才有些小铺子和光亮,人似乎也都在七角八落里

忽然聚在了一起,走来走去地搅动了刚才还是冷冷的空气,最亮的一处当然是食品店了,邯郸路往四平路拐弯必要经过太平洋食品店。食品店左右两个柜台,中间一条小走道;大的那里呢,卖各种杂货,南北杂货一些小食,就是那时食品店通常的样子。小的呢,就有些特色了,专卖中西式点心。品种不算太多,但放在柜子的不锈钢盘子里精致得很,在五角场就是一次视觉和味蕾的惊艳。桃酥、拿破仑、核桃塔、椰子塔、咖喱角,看看点心的汉字命名,就能引发想象,桃酥不必说,还能猜得到味道。拿破仑,什么点心叫一个法国人的名字?核桃塔椰子塔,顾名思义当然是含有核桃和椰子的,小圆底座上一些金黄咖啡斑驳的细细碎碎,应该就是融合了核桃和椰子的饼馅吧,小小的一个叫成塔,倒颇有古风的,七重塔玲珑塔,其实后来知道大概塔应该写成“搯”,才是妥当的。

这就要说到咖喱角了。三角型的

咖喱角类似外婆做的三角豆腐干嵌肉末,酥皮包裹着咖喱馅,在晕晕的灯光里,慵慵懒懒的,却似乎又很诱惑,怎么着就想吃一个试试,到底啥味道呢。下决心省出银子来尝一口,咖喱角一只,核桃塔椰子塔各一,再加几块桃酥。一大纸包,简直奢侈啊。哪里忍得住走回宿舍再吃啊,直接边走边边悉索索地咀嚼起来,虽然有段路是没有路灯的,但借着一点点不远处的余光暗暗地吃起咖喱角来,味蕾的释放却是更加闪烁的。酥皮和咖喱和牛肉末的配合,咸鲜和咖喱的融合,好比酥皮的层次,脆、细碎,层层叠叠,却是没有汉赋的叠床架屋,刚刚好的层次和滋味交融,在大多甜味取胜的西点中,咖喱角的口味是独树一帜的。桃酥也不错,不似少时常见的那种大圆形,一个个小小的圆,香甜酥脆,停不下来的感觉,倘若不是胃提抗议,大概桃酥也很容易在路上化为无形了。当然,当然,难得的美味,要慢慢地吃。核桃塔和椰

子塔实实在在的食材,核桃碎粒已然是脆的,椰蓉则细碎而香,搭配软硬妥帖的饼皮,颇有回味。对拿破仑倒感受一般,虽然一层酥皮一层奶油的做法蛮考究的,不过时间略一久,就容易软趴趴,继而生出腻感,也就罢了。

实在也是一月不过买一次吧,否则餐费书费都要被咖喱角蚕食了。克制中感受美味,美味的放大效应一直延续到很多年以后,等到可以随意吃咖喱角椰子塔时,这些东西也就变得平常了。暗夜里独自的品尝,有回忆的加持,滋味在想象中无限绵延。

去五角场散步,当然不只是为了咖喱角,虽然咖喱角在橱窗的灯光里耐心等待着,有时候咖喱角已经卖完,是为了什么呢,只是散步吧,在周末的静夜里,在少有行人的行道上,只是慢慢地走一走,暂时离开教室和图书馆和宿舍,离开书,离开那些让人激荡的句子,让人寤寐思服的情节和人物,只是走着,和自己相处,可是脑子却总

无法停止思考,很多很多年以后,却是要学习“停止思考”的正念冥想,有时千载其实不需思接,心游也不必万勿,恰恰相反,需要经常的清零清空,只是当下一刻的生命和自己。但是,在五角场散步的夜晚,那些年轻的夜晚,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夜晚,“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”,想象着“海星星”在夜空中闪烁,慢慢的行走中蕴藏着如泣如诉的旋律。

路边的居民楼安静地亮着灯,虽然口腔里回味着咖喱角的滋味,但那些柴米油盐似乎尚未迫在眉睫,也就不那么去关注,围墙内是些什么呢,仿佛也不太关注,只是身体的行走和书中乾坤的激荡,甚或有些淡淡的愁,也就是这个年纪的愁吧,真正的愁并未咂摸到呢,只是谁说此时此刻的愁不是愁呢,生命在每个阶段总是这样那样的表达着,中年以后想起那些夜晚,轻轻一笑,倘若没有那样的静夜思,以后的释然也许也并不如期而至的。

轮椅上的爱

朱惠忠

一位60多岁的老人,在小镇的街道上推着轮椅缓缓前行。轮椅上坐着位老妇人,已经90出头了,那是他的母亲。轮椅突然在街旁停了下来,噢,那里有个点心店,他知道母亲喜欢馄饨的。那天母亲特别开心,一碗肉馅小馄饨竟吃得一个不剩,母亲边吃边说,蛮鲜蛮鲜。

推轮椅的那位老者,叫陈兴龙,推着轮椅让母亲出去兜兜,这是三不两时的事。近年来,他母亲吃饭不能随心所欲了,抖抖颤颤的,靠自己的手已经无法顺利地饭菜送到嘴里了。每到吃饭时,他先帮她胸前围上围兜,再用汤匙一匙一匙地喂着。还像对待孩子似地告诫她:多嚼嚼,慢点咽。食物流到口角上了,就帮着擦干净。一顿饭有时要吃很长时间,他从不厌烦。他母亲还有个嗜好,每天总要吸几支烟,那是他母亲年轻时常常要胃疼,听人说,吸几口烟能止住胃痛的,一吸果然有点作用,就这样有了吸烟的习惯。不过,母亲从不在大庭广众下吸烟,常会在上马桶时吸几口,老陈说,我们常说她吸的是马桶烟。如今,母亲吸烟也不利索了,要特别的关照了。每到母亲吸烟的时候,他就伴在边上,看到烟灰长

了,就把香烟从母亲嘴上取下,把烟灰弹掉,再把香烟送到母亲嘴上。

我每每听到或者想起老陈关爱母亲的这些情景时,总会感动不已,敬佩不止。那是多么有孝心的一个儿子呀。老陈对我说,孝敬父母这是为人儿女应该做到的。我们小的时候,得到了太多太多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。热了,怕被热着,会拿把大蒲扇在边上为你扇着;冷了,又怕冷着,冲个热水袋,或者拿个灌满热水的盐水瓶,暖暖小手……这些都是我们一直记在心里,永远也忘不了了。父母老了,返老还童了,他们成了老小孩了,作为晚辈,对他们多些关爱,也只是返还父母的恩情。无论怎么返还,总及不到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呀。这话真得是千真万确!

这天,老陈推着轮椅出去的时候,碰巧有一个年轻妇人推着童车前行。老陈推的轮椅上坐着的是母亲,妇人推的童车里,坐着的是一两岁大的孩子。老陈对年轻妈妈说:你推着的是小孩子,我推着的是老“孩子”。后又接着说,你推的是希望,我推的是夕阳。

在我看来,希望也好,夕阳也好,童车也好,轮椅也罢,承载着的,都是满满的关爱。

白扁豆

张勤

白扁豆又名白藊豆,乡间也叫羊眼豆,倒也十分形象,白扁豆成熟的种子确实像羊的眼睛。

每到春播时节,每户农家都喜欢在房前屋后的篱笆旁、围墙边撒下几粒白扁豆种子,不出半月就能发芽出苗了。除了幼苗时期需要适当的除草松土外,其余时间不需要花多少心思去管理。因为种下的时候就依偎着篱笆、围墙,所以也很少有人特意为白扁豆搭棚架的,即使搭也只需支起几根竹子,交叉成三角形的简易架子即可。作为草本藤蔓类植物,它会攀着竹篱、砖墙、鸭棚鸡舍甚至是一棵树就缠绕延伸,舒枝展叶。白扁豆的攀附能力如此了得,怪不得有的地方要叫它沿篱豆——沿着篱笆长的豆。整个生长季,白扁豆深绿的宽三角状叶子挂满篱笆、院墙、棚架、树枝间,一串串白色或紫红色小花点缀在绿叶丛中,从盛夏到晚秋次第绽开,热烈奔放,长盛不衰,仿佛有说不尽的开心事需要表达。

白扁豆的主要价值是它成熟后的种子,但本地种植白扁豆是作为蔬菜

采摘它的嫩豆荚。白扁豆的豆荚呈长椭圆形,有绿色的也有紫色的,微微弯起的小巧模样像极了把小小的彩色的刀,惹人喜爱。白扁豆的豆荚在秋初长成,趁豆荚里的豆子没有鼓起之前就要采下,嫩嫩的扁豆荚炒食,其脆嫩可与豇豆、荷兰豆媲美。

白扁豆有其特立独行的一面,在本地菜谱里,它似乎不喜与其他荤菜为伍。抑或是农家清贫惯了,不善于食材的搭配,所以在浦南家常菜里吃来吃去就只是清炒白扁豆荚。创新尝试当然可以,但也许唯有单一,才显出其本色来,才能吃出自扁豆特有的略带点涩又有些甜的味道来。白扁豆嫩的时候吃它的整个豆荚,老了可以剥出里面的豆子来,那真是一颗圆润如玉的白扁豆了。晒干后可炒食,可煲汤,既是美食,也可入药,有健脾化湿、利尿消肿、清肝明目等功效。

秋末冬初,留出几节长得壮实饱满的白扁豆荚,等到它枯黄老结了才采下,留作种子,挂在窗沿下。待到明年,又可以播种采收白扁豆了。



春到秋圆 李琦/摄

抽屉人

戴达

蝴蝶的歌是春的歌声。
知了的歌是夏的歌声。
大雁的歌是秋的歌。
雪花的歌是冬的歌声。

我把听到的歌声,从我的耳朵里一圈圈倒出来,藏进童年的抽屉里。一觉醒来,我变成了抽屉人。

朋友们问我一只只抽屉里藏了啥?我说是春夏秋冬的歌声,我要把歌声腌起来,到你们老了分点给你们下酒吃,味道一定好极了!

春潮

英子

乘着新时代的列车
你一路风驰电掣
冰雪消融的小溪水
潺潺地流向江河

踏上新征程的坦途
你一路奋进高歌
沉睡了一冬的枝干
悄悄地开出了花朵

这江河要汇聚成海
这花朵要结出硕果
这梦想要去追逐
这世界要深入探索

神州涌动的春潮啊
我也是你浪花中的一朵
我们迈着铿锵的脚步前行
一起行进在美丽的中国

古诗中的花开花落

陈恩浩

一年四季,以春为首,而最能反映春天欣欣向荣风貌的,莫过于万紫千红的花朵。历代诗人反复吟唱春花的诗句举不胜举。

杜甫的《江畔独步寻花》诗,名为寻花,实乃寻春——寻找充满生机的生活。他在诗中描写了一幅鸟语花香的美景: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,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

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是写他在春天兴冲冲地去游园,却没看到园中的景色,本是败兴之事,但是春花使他的诗

充满喜悦的情绪和明媚的色彩,其后两句更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: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

描绘春花的诗句还有很多,如白居易的“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”;苏舜钦的“春阴垂野草青青,时有幽花一树明”;陆游的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;苏轼的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等等。

诗人也常常伤感于春天的匆匆归去,于是就有了咏唱落花之诗。如孟浩然的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;李华的“芳树无

人花自落,春山一路鸟空啼”;欧阳修的“游人不管春将老,来往亭前踏落花”;李贺的《南园十三首》更是把春花比作少女,颇具美感:“花枝草蔓眼中开,小白长红越女腮。可怜日暮嫣香落,嫁与春风不用媒。”他把谢落的春花随风飘舞的情形,比作“嫁与春风”,多么形象生动而别出心裁。

真是花开春烂漫,欲问相思处,花开花落时。

花开一季,人活一世。春去秋来,花开花落,其实人生就是一场场无悔穿越,生活就是一场场花开花落。